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二十六回 爭自刎官兵得勝 用水淹金川退兵

卻說甘勇用刀向肚子一划，左手向肚裡探進去，將腸胃等物取出來，向俄兵丟去，方才倒地，有些還是直立不倒。俄羅斯兵雖是驍勇，看見那有不心動的，個個都心搖目眩起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官兵早一擁而上，刀槍直施。俄兵措手不及，已被官兵跑到面前亂殺起來。大凡打仗，遠者用槍，近的用刀，當時兩軍是近身相殺，俄兵還是拿槍，官兵都是用刀，所以俄兵吃了大虧。殺得俄兵大亂，自相衝踏，死者不計其數，奪了大炮二十門，洋槍不計其數。虧得俄兵是節制之師，晏得門是大將之才，雖是大敗，還不致全軍覆沒。官兵乘勝追上，一直追到青海角地方為止。尋著舊時營基，依舊在那處紮了營。策妄阿拉布坦見俄兵敗回，忙接著晏得門問起緣由，晏得門說了一遍，且道：「我不道清朝兵如此利害，真真料想不到，待我想一妙計，定要報此大辱。」說罷，查點俄兵，死了一萬名，傷者五千餘名，旗幟、軍火失了無數。周必達道：「現在銳氣已挫，且休息幾天，再作道理。」晏得門道：「正合吾意。」於是休息了幾天，晏得門到小天山前後看了一回，心生一計，對策妄阿拉布坦道：「此地大可埋伏。」策妄阿拉布坦道：「此處都是平陽，如何埋伏得人馬？」晏得門微笑道：「吾自有道理，日後你當自知。」說罷，回營吩咐五千馬兵，於明日在小天山東面埋伏，要如此如此。統帶馬兵官領命去了。又吩咐洋槍步兵，在小天山北面駐紮，聽見馬兵廝殺，出來接應，步兵統帶官也領命去了。到了明日，約官兵交戰。

再說年大將軍得此勝仗之後，即刻入奏，奏明金川詐降，俄羅斯前來幫助，及現在交戰情形。忽接金川戰書，便批准了。到期官兵出陣，大將軍與岳將軍並馬而出，大罵：「殺不盡的洋鬼子，還不投降，更待何時？」晏得門並不答話，仗劍來戰，不上十合，力氣不加，向後就走。大將軍把槍一招，官兵一齊追來。俄羅斯自相衝突，登時陣腳大亂，連金川老營也守不住，紛紛向小天山越山逃去。官兵不捨，一直追到小天山山頂，只見山之東面地上躺著無數人馬，像死的一樣。年大將軍大疑，速叫放槍，登時將鳥槍對準放下，打著幾個死人，幾匹死馬，都一動也不動，清兵都道是死的了。大將軍叫快追下去，岳將軍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也不宜全營去追，且留一半兵在山頂上接應罷。」

年大將軍便留一半兵暫駐山頂，他卻帶兵追下。不料走到死人死馬那邊，那些死人死馬都直立起來。原來是生的，並不是死的，而且驍勇異常，清兵猝不及防，前面晏得門又帶兵轉身接戰。官兵已走得辛苦，如何當得起這生力軍，殺死官兵不計其數。岳將軍在山頂看見，分兵殺來救應，不料小天山北面又走出一支步兵截住廝殺，年大將軍與岳將軍拚命抵禦，自午牌殺到酉牌，幸得陳國亮、陸景雲、瞿德明三提督到來，救出了官兵，逃回營中。查點軍馬死傷者不計其數。岳公道：「不料俄羅斯教得軍馬如此利害，人教他詐死尚屬容易，馬也教得他詐死，真真奇怪。奇在他詐死的人馬躺在地下，中了槍炮也不稍動，這個真是奇極。今日雖是輸了，還不至十分大敗，算是不幸中之幸耳。」年大將軍道：「吾自出征以來，大小數百戰，從未見過如此軍馬，今日雖輸也是值得。」仁謀道：「俄羅斯兵如此利害，真是心腹大患，總要設法殺他片甲不留，方為上計。況我們到了青海角已經兩月，雖是常常勝仗，但不能過去，也是失算。」南國泰道：「吾有一計在此，可滅此賊。」眾人問是何計，國泰道：「是地底水淹之法，煞羅江被賊人守住，想要決水是萬不能的。吾們外國有自來水，其法由地下藏住鐵管，直通入海或江或河，都用壓力法壓住，其水可以直沖霄漢，平地水漲數丈。目下營內並無鐵管，可用竹管代之，暗暗掘下地道，通入煞羅江內，一頭掘入金川營內，一頭掘到小金山上，使他不被向小金山這一路走，他就此地守不住了。」年大將軍大喜，吩咐三軍限十日內准要掘成，不得遲誤。那大小三軍分頭挖掘，不上十日，掘就繳令。

那時金川營裡正在晚間，剛要熟睡，忽然一聲響亮，賊兵大嘩「水到」，那策妄阿拉布坦及周必達、晏得門等忙傳令兵丁上小金山暫避。及退到山邊，不料山上水勢滔滔，直衝下來。沉在黑夜之間，那水不知從何處而來，一時人號鬼哭，犬吠馬嘶，金川兵、俄羅斯兵紛紛大亂，疾忙向西北逃避。計點淹死者，竟有大半。一直鬧到天明，水方漸退。金川兵直退去有百里之數，策妄阿拉布坦見那裡無險可依，又復退到薩哈克，方敢扎住。策妄道：「此地近著王城，萬一有失，大事休矣。軍師有何妙策？」胡用道：「年廣堯用兵如神，那夜之水不知是從何處來的？煞羅江沿江一帶都有防守，吾們並無疏虞，何以一夜之間，平地漲出這許多水來？至今吾也索解不出。依吾愚見，此地只有瀚海沙漠可以據險，不若把營盤夾住瀚海駐紮，俄羅斯兵紮在瀚海之東，多設炮兵，拒住官兵。吾們金川兵紮在瀚海之西，官兵雖強，定不能越過數十里的沙漠。目下天氣炎熱，官兵尚可支持，若熬到冬令，官兵不慣這樣寒冷，他必不戰自退矣。況勞師糜餉，年廣堯也擔不起這處分。」周必達及晏得門也以為然。於是大家來到瀚海，相度形勢，只見黃沙瀰漫，一望昏霾，數十里之中，恍如愁雲慘霧遮隔住一樣。晏得門道：「有此險要，怕官軍則甚，難道他們飛過去不成？」眾人稱是，盡皆放心。策妄阿拉布坦帶兵已過瀚海紮營去了，留軍師胡用與晏得門統著俄羅斯兵在瀚海之東駐紮。

原來瀚海沙漠原是極險要所在，長直一萬餘里，東自滿州起，西到地中海止，南北最闊之處約有五六百里，少亦有三四十里。夏天則臭氣薰騰，中人即死，冬則風沙如刀劍之利，其沙能刺入骨髓。還有一樣最利害的，瀚海之中一遇風起，登時天地變色，山川易形，連東西南北都辨不出方向來，而且沙漠之中沒有水泉。有此數險，所以成為天生要地。惟有該處土人有法以避這風色，往來無虞，猶如閩廣的瘴氣一樣，別處人到那處，一觸瘴氣，即刻就死，閩廣土人居之數千年，毫無窒礙，就是這個道理了。

閒話休敘。且說大將軍用地底水淹法退了金川兵之後，即刻叫南國泰設法退了水勢，然後帶兵追來。追到薩哈克，見金川兵已打起營盤來，在彼駐紮，大將軍使傳令離金川營十里之地駐紮。過了幾日，忽探子報來，金川兵又退去數十里了，在瀚海東西分營駐紮，那瀚海之東都是俄羅斯兵，金川兵已過瀚海去了。大將軍素知瀚海之險，便與各人商議道：「按地圖薩哈克之瀚海最窄，東西不過二三十里，兩三個時辰便可過去，但現在敵人分兵守住，如何可以過得？」張仁謀道：「還是相度地形，再作道理罷。」年、岳二公稱是。於是大家出營觀看，三匹馬一直來到瀚海左右，遠遠望見俄羅斯營壘，三人用千里鏡一照，只見俄營左右都築成炮台，約有三十餘座，炮台上大炮半是開花炮。張仁謀看見，皺著眉頭道：「俄羅斯兵如此強盛，且又兵法精通，真真是勁敵。目下若一味蠻戰，非特多傷士卒，亦且難於取勝。不若想一妙法，能向別處渡過沙漠，便可省卻許多事務了。」岳公道：「瀚海沙漠之險，人人都知，最窄之處也被金川用兵守住，別處恐難越過，此等想像也是枉然。只須設法破俄營為上，那金川兵可不必憂慮的。」年大將軍聽了，默然無言。看了一回，三人回營。大將軍即請了岳將軍、張仁謀二位，於密處商議進兵之策。有分教，正是：

衍川縱有天然險，虎旅何難插翼飛。  
未知大將軍有何妙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